

詩門集

RWT713/6/1



# 葑門集

周黎庵著

庸林書屋

# 葑門集

版權  
所有

實價二元二角

著作人 周黎庵

發行人 馬叔庸

出版者 庸林書屋

代售處 宇宙風社

大興公司

大地圖書公司

香港星羣書店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初版

## 目次

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序          | 一  |
| 論風度與人情     | 五  |
| 論真率        | 九  |
| 談『書院教育』    | 一四 |
| 袁子才與鄭板橋之幽默 | 二一 |
| 回首丙子六十年    | 三〇 |
| 論語三年       | 三五 |
| 半小時訪章記     | 三九 |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章太炎先生軼事 | 四八  |
| 繆理斯及其著作 | 五四  |
| 『鼃采館清課』 | 六一  |
| 『浪蹟叢談』  | 六七  |
| 讀中郎偶識   | 七〇  |
| 烟與清代文人  | 八〇  |
| 談鬼篇     | 八二  |
| 一位校長    | 八八  |
| 春服未成記   | 九五  |
| 由蘇至滬雜記  | 一〇四 |
| 記寫不出    | 一一一 |

陳保羅傳

一一六

痰孟

一二一

理髮

一二七

避暑閒話

一三四

蘇臺懷古

一三八

春天的虎邱道上

一四五

湖上雜事

一五二

鎮揚游蹤

一六三

揚州

一六三

京江渡頭

一六六

江天一覽

一六八

目

次

四

第一泉

一六九

北固山

一七二

甘露寺

一七三

春來憶江南

一七五

並不藝術談房間

一八三

關於魯迅年譜

一九四

## 序

夜深沉了，窗外一片漆黑。除了鄰近工廠傳來軋軋機聲之外，什麼聲息也沒有。仰視太空，遙望天涯：戰爭，殘殺，黑暗，陰謀，充滿整個的宇寰。世界如此之大，我是如此之渺小，心頭真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。思潮的起伏，多少年的事一齊反覆現在眼前，摸不着一些頭緒。

幾年來世事人事的變遷，實在太厲害了。想起四五年前的往事，便會像有隔世的感覺。失去了幸福，失去了歡樂；甚至於在頹廢時，連希望也失去了。難道人們應該是被派定做悲劇的角色了嗎？不是，堅決地反抗說不是；但誰又能決定是與不是呢？

環境的日非，把激蕩的心境一天一天的壓平下去，不但自己把口箝起，把筆擱下，而且自知其非地沈溺於逃避現實的方法中。心底裏雖常想一有機會逃出這令人窒息的氛

園，然而，苟安與情性，終使人一住三二年而不自覺。每當深夜，輒思明時，真不勝沖霄展翮之情了。

環境的窒息，心緒的紊亂，常使我下筆不能成一字，每天只能機械般做一些工作。真的是擱筆了，我已是不二年來不曾有舊時把筆的豪興，雖然還沒有辦法和筆桿絕緣。

但二年來却做了不少災李禍棗的勾當，便是把舊作收拾攏來，印了出去。那些集子中，雖皆是零碎的短文，却都有相似的目標：有的是雜感，針對着現實；有的是史話，借古人以培植當世。編印的時候，或有激歎蹈厲之氣，或存悲歌蒼涼之慨，這於序跋中至今還可看到那時的心境。但這一次却是最後一批的貨色了，要是從此擱筆，此後大概不會再有什麼集子可結；或許竟是和文字生涯絕緣，所以也特別珍重些。不幸的是寫作那些文字時和編印時的心境恰恰相反，使我不能加意增益添粧，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。

這裏所收的文字，十分之九是我的『少作』中之最初作品，幼稚是不可避免的。『少作』雖常被人們所不珍惜，但我却不覺其然。當然，我所珍惜的不是那幼稚的文字，老實說，是爲了寫作時的環境和心境。這個，與讀者們是不相干的，只是作者個人的權

利，如魚飲水，冷暖自知。甚至於一篇文字在什麼地方寫成，日間或者夜裏，燈光下或是燭影下，刊在什麼雜誌上，編輯先生的來信怎樣，都一一浮起在心頭，自有一種如嚼諫果的滋味。所以我不辭醜陋，居然在紙貴如金的今日，把它們獻呈出來，實也是老嫗愛護少子的一種私情罷了。

這些文字，寫的時候大都是在蘇州，葑門的一角，一間簡樸的房間中，窗外綠草如茵，臨窗一枝楊柳，常有不知名的小鳥鳴躍枝頭。我除了每天簡單工作外，總是伏在案頭，寫那些『少作』。很少有朋友過從，有時焚起一柱清香，用名烟和清茗作伴。這種恬靜淡泊的生涯，在當時似乎很簡陋，但今日看來，已成隔世，好像是想像中的仙境了；不知何日，重觀明時，才成回復這種恬靜淡泊的生涯呢？

爲了那時住近葑門的緣故，我便把這兩字做我的集名，深意是沒有的，只是紀念那時候的環境和心境罷了；至多也不過有一些『不棄葑菲』的意思。至於文字的性質，那是我雜文集中難得無以再雜的。扳起面孔，咧開嘴巴，無所不備；總之，是抓不出一些共同點的。更有，裏面所發的一些不滿現狀的牢騷，現在看來，也成過去的陳蹟，不值

一晒的了。

至於這本書的出版，我謹謝庸林書屋的主人庸和林兩位老友의 盛意，使本書有在他們書屋作處女出品的榮遇。更謝謝鄭午昌吳鐵聲兩先生，使這本小書的封面增色不少。

（民國卅年五月四日於上海）

## 論風度與人情

我厭看當代報章雜誌，而思古人，我非思古人之峨冠博帶，而思古人有一種好風度，這風度養成他們做人有蠻氣，有傲骨，敢說敢行，主張信義；這是大國之風，泱泱乎決非立國幾百年的國民所有，近人具有此種風度者，如辜鴻銘，如康有爲，如章太炎，如羅文幹，他們的頑固狂放，一種傲然之氣，都有他們自我的見解，絕不依傍他人門戶，所以時代仍管沒落，他們決不跟時代而沉浮。然而時至今日，辜康已成異物，章羅老去，要再找幾個有風度的，實覺不易。我看今人的風度大概是這樣：講空論，少實踐，無蠻氣，富媚骨，東家給錢可以對付西家，西家給錢便可對付東家，作事可以無中生有，也可推波助瀾，發財登龍心切，則賣野人頭，互相標榜，或拉作招牌，叫囂胡鬧，於是大國之風盡失。所謂亡國之音者，我想決不是清談，清談焉能誤國？若夫叫囂胡

鬧，斯乃真正亡國之音。

且夫我所思之古人風度，決不是峨冠博帶行動迂緩的風度，也決不是如魚翅，如陽痿症的風度；我說的風度是包含中國固有好道德，如忠直，廉潔，仁義，與朋友交以信，做人講氣節，交絕不出惡聲等等，這都是大國之風，我國之所固有，近世唯英人差可比擬。怎奈近來這些風度不知那裏去了，所剩下的只是些叫囂胡鬧之風，真令人發思古之幽情。譬如交絕不出惡聲，這是中國最好風度，英法人等萬萬及不來，然而今日却大不然，也許是受了村婦罵街的影響吧！出來開頭『呸！』的一聲：『貪耐娘個×！』接下去不問可知，此種口吻如見，豈不被『中國文化的兒子——日本』（古直語）笑煞。

在全國高呼復古聲中，我雖不大贊成那個，可是在這個時候，提出大家注意風度，也不好算多事；倘說連提倡風度也是復古，那我有法子閉住他的嘴，原來大家崇拜的英國人民是極講究風度的，今日我思古人之風度有罪，思英人之風度便會受人重視，在這等處便難免賣野人頭。記得論語社某君在倫敦時，在地下火車抽烟，賣票者附耳輕輕告之曰：『這裏不好吸烟，那邊有吸烟室。』某君爲之心折不已，以爲販夫走卒，也有大國風

度。我嘗於嚴冬趁電車，自靜安寺起，車廂只一人，時朔風吹骨，而沿站上車者，皆開門自若而進，若毫不畏風者，每次關門皆由我代勞。車至卡德路時，一英人推門而入，轉身將門關好，然後方就坐，那時我亦爲之心折不已，此真大國之風，決不是蕞爾小國所有，我國昔有之，而今失之，令人酸鼻。

風度之養成，首先由於教育之培養，一個人書讀得多，便有一種書卷氣，便是談吐也有一種優游的風度，不過近來中國的教育實在破產到不成樣子，一般人爲大學教授或中學教師者，其本身先沒有風度，例如提倡讀經者，其文言之不通，猶甚於普通學生；打倒讀經者，自己却終日埋在古書堆裏，這種人身爲大學教授或中學教師，自己言不能顧行，行不能顧言，要學生因聽其教導，而養成一種良好的風度，真是難於上青天，故年來叫囂胡鬧風氣之養成，這班教育家首應負其咎。

我思古人，我思古人三千年前便有一種良好風度的養成，如一部論語，記孔子是怎樣的一個優游雍容有風度的人物！今人萬萬及不到。今人的風度是賣票爭先，遇事落後，爭利奮勇，見敵向後走，嗚呼！似這般做去，其有不論爲印度朝鮮者幾希！

但是，風度也不是要養成如琉璃蛋一般的人物，所以做人不獨要有風度，並且還要近人情，世上唯有不近人情的人最可怕，這且不必去論他。且說人情是一種人生的經驗，要從做人中體會得來，決不是教授在講台上所能指點，且教授所教的，大半都是不近人情的東西，故一個大學畢業生的用處，遠不及一個商店的學徒，其原因是大學生不近人情，而學徒近人情也。大學生高喊失業，却不可怪社會，應當怪自己和教授，為什麼不近人情？

世間可讀的文章，決非胡鬧叫囂所得來，都應入情入理，令人能點頭會心，才是好文章。近人情者，其人必真率，必坦蕩蕩；不近人情者，其人必虛偽，必長戚戚。北宋人多非難王安石，別的我都不敢贊同，唯有罵其爲不近人情，乃是實在。

在烏烟瘴氣的今日，雖然我不是提倡復古，不過勸大家近人情和講究些風度，也不好算多事，大家靜一些兒，多讀些書，這樣用功下去，或許用功些甚麼出來也未可知。這個，總要比大家叫囂胡鬧有益得多！

倘使有一天，連人情也不許說，風度也無須講，那麼唯有披髮入山，我行吾素可也。

## 論 真 率

我嘗有一個念頭，以爲世事本很可以理想，只是被一字弄糟了，此一字何？「偽」是也。軍閥內戰，不肯老實說要地盤，却有幾篇洋洋數千言的文章好做，這種「偽」文章的結果，是生靈塗炭；時人要歛錢，不肯老實去開店，却堂皇其名曰辦教育，結果是學生倒霉。所以我老有這個默念，以爲倘使大家不作偽，世界一定要開明不少，人間世中全部黑漆局面，該都是作偽造成的，於是我想到「真率」。

「真率」是與生俱來的，小孩子們決不知作偽，故小孩子們要比大人們真率，我思古人，古人真率即是一部份理由，這頗易證明：先秦諸子思想與夫漢魏六朝之詩，大家都以爲是好的，好便好在他們真率，他們作文時，思想極自由，不依傍人家門戶，以自我爲歸，於是下筆揮灑自如，赤子之心不失，這種文字亘萬古不滅，與天地俱存。後人則

不然，先把自己抹去，做文的套上了一副孔丘面具，做詩的套了李杜的面具，我們只看見一律的孔丘李杜，更沒有什麼，這種浮泛詩文讀他作甚？故詩文人物之可傳者，皆以真率爲歸，三百篇半勞人思婦之作傳，而廟堂應制思君憂民之作不傳，真與僞之分正在此。中郎序弟小修詩云：

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！其萬一傳者：或今之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，打草竿之類，是無聞無識，真人所作，故多真聲，不效顰於漢魏，不學步於盛唐，任性而發，尙能通於人之喜、怒、哀、樂、嗜好、情慾，是可喜也。

此言極是，王陽明論文，亦取此意，他說：

人之詩文，先取真意。譬如童子，垂髻肅揖，自有佳致；若帶假面具，僵僕而裝鬚髻，便令人生憎。

陽明以人比詩文，實具深意，世間每有人帶上假面具，高唱革命，豈獨令人生憎而已。須知世上多少大英雄豪傑，無非從真率中得來，孫中山、華盛頓都有這副念頭，不肯把真字泯沒，不然，隨人作嫁，順口接屁，便如何成這般大事業也。水滸描寫兩人最佳，